

# 劉師培



白話文人物志  
李春陽

一九〇四年，二十一歲的劉師培給《警鐘日報》寫文章《論白話報與中國前途之關係》：「自吾觀之，白話報者，文明普及之本也。白話報推行既廣，則中國文明之進步固可推矣；中國文明愈進步，則白話報前途之發達，又可推矣。」——此時距離第一份白話文報紙《無錫白話報》創刊，袁廷梁發表《論白話為維新之本》只有六年，這六年裏白話文的推廣和普及一直在悄悄地進行着，《杭州白話報》大受歡迎，江西有《新白話報》，上海有《中國白話報》（林白水主編，劉師培為主要撰稿人），陳獨秀剛剛創辦了《安徽俗話報》。更能說明問題的是，天津的《大公報》、香港的《中國日報》這些傳統大報，也開始使用白話。

白話到底有什麼好處呢？劉師培總結為兩條：一是救文字之窮，「吾觀鄉里愚民，無不嗜閱小說，而白話報體，適與小說相符，則其受國民之歡迎，又可知矣。」二是救演說之窮，「演說之設，僅可收效於一鄉，難以推行於極遠，是演說之用，有時而窮。若白話報之設，雖與演說差殊，然收效則一。」因為淺顯易懂，所以受眾廣；因為接近口語，所以傳播快。這的確是白話報紙受歡迎的重要原因。

作為新興之書面語，白話當時面臨兩重疑惑，劉師培也有清晰的分析論斷。第一，方言不應的問題，他說，「欲統一全國語言，不能不對各省方言歧出之人，而悉進以官話。欲悉進以官話，不可無教科書，今即以白話報為教科書，而以省會之人為教師，求材甚易，責效不難，因以統一省之語言，而後又進而去其各省會微異之音，一

馴致全國語言之統一，豈非大得其益而不足為病者與。」這不就是十年之後胡適所言「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嗎？第二，用字太繁的問題。「此非白話之咎，而論者錮於文言之過也。今印術發明，日出萬紙，復何所吝，而必則古昔。且持文言之書而講解之，必補入無數語言，始易了解，事同翻譯，故非盡人可能演為白話，則識字者皆能之矣。」他最後的結論是，「取二善，去二疑，則白話報之有益於文化可知矣。」

劉師培生於江蘇儀徵的經學世家，其曾祖劉文淇、祖父劉毓崧、伯父劉壽曾、父劉貴曾都是著名的學者，劉氏家學兼具吳（惠棟）、皖（戴震）兩派之長。他聰穎異常，十二歲遍覽四書五經，詩文稟賦很高，下筆千言，倚馬可待。「未冠即沉思著述，服膺漢學，以紹述先業，昌洋揚州學派自任。」

雖然大力提倡白話，但他卻從未排斥反對文言，一九〇五年與鄧實、黃節等發起組織上海國學保存會，出版《國粹學報》，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舊學之長，年輕人接受外來新思想的敏銳，短時間內撰寫了大量著作，除《中國歷史教科書》外，還有《中國倫理教科書》《經學教科書》《地理教科書》《文學教科書》等。劉師培為今人熟悉者，是他在北大做教授時的講義《中國中古文學史》，受到魯迅的推崇。

劉師培命途多舛，早年思想激進，提倡無政府主義，後加入籌安會贊同袁世凱稱帝，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在北京去世時年僅三十六歲。陳獨秀安葬了他。身後留下諸多著述，經錢玄同、劉文典等整理，一九三六年出版了六函七十四冊《劉申叔先生遺書》。他講學時間雖然不長，成都國學院一年，北大兩年，卻也培養了不少學生，劉文典、蒙文通、陳鍾凡等，是其中的佼佼者。（二十一）



# 「絕美中國色」



市井萬象

「絕美中國色——瓷器上的釉色」展覽正在位於廣州的廣東省博物館舉行。該展以傳統「五色」（白、黑、黃、青、赤）色系歸類，以顏色釉瓷的發展為脈絡，通過二百多件釉彩流光的瓷器，向觀眾展示顏色釉瓷所承載的歷史文化內涵。

中新社

# 牛頓的秘密



英倫漫話  
江恆

提起牛頓，人們馬上會想到蘋果樹和萬有引力定律的故事，但該傳說已被證實是經過後人演繹，可他身為科學家的一些「反常」之舉，卻是鮮為人知的事實。

幾年前，蘇富比拍賣行出售了一份牛頓的手稿，其特別之處在於，手稿的邊角部分被火燒焦，是牛頓的獵犬跳到桌子上並打翻蠟燭所導致，但這並不影響內容的識別。手稿顯示，牛頓試圖解開隱藏在聖經中關於世界末日的密碼，並相信古代建築是關鍵，而埃及金字塔上的塗鴉，就是掌握解開這些深奧秘密的鑰匙。

據蘇富比手稿專家分析，牛頓研究金字塔始於一六八〇年代，當時他的工作受到了學術對手、英國皇家學會成員羅伯特·胡克的批評，於是她遠離了劍橋大學，躲進林肯郡的伍爾索普莊園進行「自我流放」。在此期間，牛頓潛心鑽研金字塔建造者所使用的測量單位，他認為古埃及人很可能已經能夠測量地球，比如他嘗試通過大金字塔的腕尺（古時的長度單位），來驗證是否能夠測量出地球的周長。他也希望透過所羅門聖殿的建築和尺寸，來推測世界末日的時間，從而解開聖經的隱藏含義。

儘管牛頓的聲譽建立在他的數學、物理等科學成就之上，但對他來說，這些成就僅次於他在包括金字塔在內的煉金術和神學方面的「更偉大研究」。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一批相關主題的手稿陸續浮出水面，其中一些被包括牛頓的信徒約翰·凱恩斯等在內的經濟學家購買，他們形容牛頓是「最後的魔術師」。

這些手稿中有很多驚人語，例如牛頓在對名醫生揚·範·赫爾蒙特的著作《來自瘟疫》所做的筆記中，提出用蟾蜍嘔吐物治療鼠疫。一六六五年和一六六六年倫敦爆發了鼠疫，造成十萬人死亡，牛頓作為劍橋三一學院的學生，親歷了大學因預防鼠疫而關閉。因此當牛頓於一六六七年回到劍橋後，便開始研究赫爾蒙特的著作。牛頓的筆記中提到，一名男子「觸摸瘟疫紙，立即感到針刺般的疼痛，食指出現瘟疫性潰瘍，兩天後死亡」的案例，以及他觀察到「要避開感染鼠疫的地方」等。但牛頓

記錄的一些潛在療法，在今天看來不太可能被採用。比如他寫道：「最好是將一隻蟾蜍用腿懸在煙囪裏三天，讓牠吐出含有各種昆蟲的泥土，吐到一盤黃蠟上，直到死去。再將蟾蜍粉與嘔吐物和血清混合，製成錠劑，塗在患處，可驅除傳染病並排出毒素。」

在《基本天才：十大重要手稿》一書中提到，雖然牛頓享有盛譽，但這些手稿中的觀點太過離奇，從未被收錄到他的任何文集中，在他一七二七年去世後都由家族保管，直到十九世紀末被其後代捐贈給了劍橋三一學院。但劍橋也只保留了數學和科學部分，歸還了牛頓在煉金術、神學等方面爭議性著作。實際上，牛頓生前曾刻意對煉金術研究和異端宗教信仰保密，這並非擔心與自己的科學工作產生衝突，而是害怕非正統觀點會毀掉他的職業生涯。所以牛頓對煉金術和神學等晦澀分支的痴迷，在他去世二百年後才得以曝光，卻也揭示了這位幫助塑造現代世界的科學家的另一面。

到了一六八七年，伴隨着對金字塔等神學研究，牛頓出版了鞏固他作為科學家地位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這部巨作是他數十年學術研究和思想的巔峰之作，概述了微積分、萬有引力以及運動定律，提供了人類對宇宙的新理解。但幾年後，牛頓嚴重崩潰，康復後當選為國會議員和英國皇家學會主席，並被任命為造幣廠廠長。

但就是牛頓在造幣廠任職的三十年間，讓他又有了科學家以外的另一個身

份——奴隸制貿易受益者。英國作家納特·戴爾在近期出版的《李嘉圖的夢想》一書揭露，當時巴西的金礦企業被歐洲的殖民者所控制，而英國透過貿易源源不斷地把被黑奴開採的黃金運回國，其中大部分由皇家造幣廠兌換成貨幣。牛頓身為造幣廠的主人，既是奴隸制貿易的見證人，也是受益者，他個人年收入近三千五百英鎊（約為今天的一百二十六萬英鎊），直到他去世時都非常富有，這些財富充滿黑奴的血淚。劍橋大學歷史學家、《重力之後的生命》一書的作者帕特里夏·法拉也提及，牛頓投資的南海公司也是奴隸制貿易企業，他甚至還間接涉入了英國的殖民侵略，比如他委託東印度公司的官員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潮汐測量。如果從嚴格意義講，十八世紀初英國從事銀行和金融工作的每個人，事實上都與奴隸制貿易歷史密切相關。

在多部牛頓傳記中都提到，他是一個「易怒的人，總是喜歡爭吵」，常被人形容有「神秘、神經質、報復心重、傲慢及偏執」，喜歡「將自己視為新的救世主，來拯救世界」。但正如法拉所說，牛頓是無可爭議的天才，卻也並非完人，他在思想上毫無疑問有着時代的局限性，包括他從奴隸制貿易中獲益，也與時代背景有關。雖然我們不能將今天的道德標準應用到生活在三四百年前的人身上，但也必須接受這樣一個事實：那些和他一樣安葬在西敏寺並享有盛譽的人，很多都參與了罪惡的奴隸制。



▲埃及金字塔和獅身人面像。



▲《小巷人家》劇照。

# 小巷人家的歡樂與憂傷



黛西札記  
李夢

今年第四季度內地熱門劇集，非《小巷人家》莫屬。這部改編自網絡作家大米同名小說的劇集，甫開播即收視向好，收穫眾多關注。劇集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講起，藉由兩代人、三個家庭、二十多年生活的起落折轉，映照那些年的歡樂與憂傷。

朋友推薦此劇，說是與早些年熱播的韓國劇集《請回答1988》對照來看，從故事走向到情感脈絡都有相似之處。《請回答1988》在我的「心水劇集排行榜」絕對可以佔據前三的位置，聽罷友人所說，即追看《小巷人家》，卻發現兩者既相似，也不似。

說其相似，在於故事都採用「以小見大」的筆法。《請回答1988》故事發生在韓國首爾一條再普通不過的胡同，胡同裏住着五戶人家，兩代人互相幫扶，共擔風雨。《小巷人家》同樣也是回溯一條小巷、兩代人的苦樂往事，圍繞蘇州棉紡廠三個普通職工家庭的日常展開。上世紀七十至九十年代，不論韓國抑或中國，社會與民生的發展與遷變皆顯著，像是中國一九

七七年恢復高考、韓國一九八八年舉辦奧運會、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資本市場初興等等，這些極具歷史意義的大事件並不遠遑，而正正就在那些年的生活場景中。兩部劇集的敘事均無意追求宏大與高遠，而是踏踏實實落筆在普通人的三餐與日常，從愛情、親情與友情中映照時代的巨變。

說其不似，在於劇中人物摹寫的細緻，還有劇情演進的流暢與意外之喜上說，《請回答1988》技高一籌。《小巷人家》中扮演雙女主的閔妮（飾演黃玲）和蔣欣（飾演宋瑩）固然展現了出色的演技，將一同經歷困境並互相扶持成長的好鄰居、好姐妹詮釋得恰好處，賺了觀眾不少眼淚，但若細看，《小巷人家》在人物性格的刻畫上仍欠豐富。有些主角例如黃玲的丈夫莊超英以及兒子莊圖南的形象都過於臉譜化，宋瑩、宋瑩丈夫林武峰和兒子林棟哲這家人的角色塑造更豐滿些，但棟哲長大後收斂了「刺頭」的討喜形象，性格上變得溫吞，自然也就少了《請回答1988》中大哥正峰不合群的可愛，還有「豹子女」羅美蘭的鮮明與熱烈。年代劇固然可以呈現出鬆弛、貼地、生動的模樣，但需平淡中有回甘，如是才有回味悠長。



自由談  
周軒諾

前一陣子看新聞，接踵而至的都是水災、車禍、墮崖、溺水、輕生、戰亂、工業意外等報道，令人黯然而心煩，閒餘時本來不想再看悲情電影，但被韓延這個名字吸引，還是選擇看了韓導的新作《我們一起搖太陽》。

我會將韓延導演比喻為一顆「催淚彈」，看他執導的作品，大家要有淚崩的心理準備，觀看時隨手拿着數張紙巾準備拭淚。韓導的催淚作品包括：《滾蛋吧！腫瘤君》《送你一朵小紅花》《我愛你！》和《我們一起搖太陽》，其中《滾蛋吧！腫瘤君》《送你一朵小紅花》與《我們一起搖太陽》更被稱為韓延電影「生命三部曲」。

韓延這位八〇後導演，講的故事大都牽涉重症病人和病患家屬，可謂悲天憫人，他受訪時也表示過自己確實鍾情一些

# 「催淚」導演

跟生命相關的課題。當電影人從事疾病這方面的創作，由老百姓視角看命運的殘酷，就會帶出社會基層民眾對屋漏偏逢連夜雨的慘況，既可悲又可嘆，讓普羅大眾直面社會問題（包括貧窮、患病等），而不是一味地觀賞皆大歡喜、Happy ending的影片，窮困、疾病和老人問題本來就是尋常百姓家需要面對的現實，不是嗎？

韓延電影中的主角都是病人，例如上述提過《滾》的白百何（飾熊頓），《送》的易烊千璽（飾韋一航）、劉浩存（飾馬小遠），《我》的葉童（飾趙歡欣），《我們的李庚希（飾凌敏）、彭昱暢（飾呂途）。投入的觀眾，會不自覺地代入這些患者的角度，切身感受生病過程中那種痛苦、無奈、無助、被歧視與被憐憫的心情。

電影除了講病人的遭遇外，韓導還花不少篇幅描寫患者身邊人的心路歷程和感受，如李建義（飾熊頓父親）的父愛如

山、梁家輝（飾趙歡欣老伴）的不離不棄、高亞麟（飾韋一航父親）的委曲求全、朱媛媛（飾韋一航母親）的歇斯底里、夏雨（飾馬小遠父親）的強顏歡笑、徐帆（飾呂途母親）的借酒紓壓。

導演如此刻畫病人身邊摯愛的情緒，道出照顧者的辛酸、壓力和無助，讓很多患者家屬感同身受，正如《送》片中那句對白：「你生病了固然不好受，可你身邊的人比你更難受。」這也是另一個讓我感動以及欣賞韓導的地方。因為照顧者本身也有情緒、有壓力，而且也會生病，有苦自己知，處理不好的話，照顧者就恍如一顆計時炸彈，當壓力「爆發」時便會引爆，傷己傷人，萬不可忽視。

年歲漸長，陸續經歷和面對長輩、親人的離世，讓我不時反思生命的真諦，深刻領會健康的重要性，所以自己亦會特別關注一些以生命和健康為主題的電影。如今能令我羨慕的，只會是那些擁有健康的人，而不是那些大富大貴的人。